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弘三

大鑑下第十五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五人

淨慈象禪師

雪峯隆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靈岩德宗禪師

當樂本然禪師

長蘆和禪師法嗣十五人

寶應法照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第

精巖鳳藻禪師

清涼可昇禪師

圓智和尚

鳳山和尚

甘露達珠禪師

靈隱慧淳禪師俱尼錄

雪竇明禪師

琅琊誠禪師

華嚴尚劉禪師

褒禪道天禪師

顯親祖永禪師

長蘆法永禪師

定水然禪師

興國遠禪師

法音首座禪師已上十六人見錄

雪峯慧禪師法嗣十四人

淨慈道昌禪師

徑山了一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已上三見錄

大吉法圓禪師

南安達禪師

淨慈昇禪師

石松祖天禪師

慶成悟及禪師

興王寶機禪師

寶勝守寧禪師

建善法藏禪師

南明戒通禪師

中華寧禪師已上十一人無錄

卷

香巖月禪師法嗣二人

開先宗禪師法嗣二人

黃蘖惟初禪師

岳麓海禪師俱見錄

香巖如壁禪師是姦香巖如琳禪師無錄

雪峯演禪師法嗣四人

西禪慧舜禪師見錄

鳳山道昭禪師

慧林深禪師法嗣七人

能仁渴能禪師

龍卧俞禪師呈三玄無錄

靈隱慧光禪師

因清妙印禪師

長蘆了禪師法嗣十三人

龜山義初禪師

長蘆妙覺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九座慧遠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能仁崇壽禪師

保寧興譽禪師

圓覺晏禪師

淨慧法如禪師

奇山德初禪師

龍翔道暉禪師

報恩然禪師法嗣一人

北山法通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能仁崇壽禪師

資聖元祖禪師見錄

上藍祖御禪師

長蘆慧悟禪師

慧林海禪師法嗣二人

見錄

萬杉壽堅禪師

見錄

萬杉壽隆禪師無錄

神光道新禪師

雪寶鑑禪師

已上人無錄

天童覺禪師法嗣十四人

雪寶嗣宗禪師

善權法智禪師

瑞岩法恭禪師

光孝思徹禪師

大洪法為禪師

長蘆琳禪師已上人無錄

廣慧法聰禪師

鳳凰世釗禪師

烏匡光禪師

寶福悟禪師

能仁理禪師

慧日法安禪師

大洪預禪師法嗣五人

東林通理禪師見錄

慧力悟禪師  
智門雅禪師

雪峯慧深首座元見錄

普照充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薦福演禪師三人無錄

天封歸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通理禪師見錄

天衣聰禪師法嗣六人

慧日法安禪師

吉祥元寶禪師

能仁普禧禪師

吉祥宣禪師法嗣一人

南華明禪師無錄

大洪顯禪師法嗣九人

子陵祖清禪師

勝果道和禪師

龍安世能禪師

北禪宗覺禪師

普寧祖悟禪師

中巾山昭禪師

壽寧守軻禪師

橫山元經禪師

白毛法通禪師

已上九人無錄

羅漢遇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悟禪師法嗣二人

慧照和尚

寶陀了然和尚

云無錄

寶林昌禪師法嗣二人

護國妙機禪師

興化德觀禪師

俱無錄

寶林慧禪師法嗣二人

宣化德濟禪師

云無錄

梓符良度禪師

承天月禪師法嗣二人

承天仲顏禪師

見錄一人護國介豐禪師

光孝印禪師法嗣一人

東林本然禪師

無錄

普照欽禪師法嗣一人

永安可文禪師

無錄

淨福文禪師法嗣二人

淨光藏禪師

楊州石塔和尚

俱無錄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

越州山陰人也

上堂古

者道一騎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

起拄杖豈不是一騎在眼百千諸佛捺在柱

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

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

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  
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  
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峯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  
飯鼻出氣休云此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  
財運出任交閑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人稱上堂聖賢不分古  
今惟一可惟火就燥水就濕鑿井而飲耕田  
而食大眾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籍  
臨安府靈隱慧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  
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

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  
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万象普天  
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  
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峯慧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月堂道昌禪師湖州吳氏僧問大用現

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  
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  
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  
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  
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  
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壘沒不少問如何是諸

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  
師曰月下拋輒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  
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  
了因甚麼却難放下休箇雖得價動他杓柄也  
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錠傾  
出爐烟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

釋三

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  
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将来華王座上當作宗  
乘極向它道牛進千頭馬入百足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  
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  
識深重情妄謬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

咄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  
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腳  
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  
柱杖畫日愁向這裏薦取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  
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偏閑千春色晚海風

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

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  
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  
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葦萬古皆

百鳥不來樓閣閉紙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蘇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

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

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

打芭蕉濕般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

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剥剥剥裏面有虫外

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

不覺更聽山僧剥剥剥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  
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

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  
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趁佛祖滿筵朱  
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  
真何須息見倒騎牛旁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滿口道得底

爲甚麼第三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

不得且道請說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  
用同時明間俱了其或不然道得道不得知

有不知有南山石大魚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悟桃花  
玄沙傍不肯多少癡婢和擔雪去填井今春

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  
靜

泉州九座慧遂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峯  
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它揮  
箇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  
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

得始驚人

第

報恩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之  
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師曰拖捨帶甲  
曰貴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  
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爲方外

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  
拭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松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有一  
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  
能混其迹第二從來臯孔遼天誰管多年昏日大

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七卓拄杖曰咄咄  
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蘖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  
宗大奇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  
口角說說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要當人

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有僧  
門既不向這殼漏子著到未審如何保任師  
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餽餅  
既無汁墜沙那有油

潭州慈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  
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

落潭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雪峯演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  
舉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漢  
出來道說即不無爭柰三門頭兩箇不肯山  
僧即向它道瞎漢若不得它兩箇西禪大似

不遇知音

長蘆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宗玉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  
字街頭休研頸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  
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  
歎氣白雲向寒岩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  
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屐踐偏正不曾離  
本位縱橫那汝語因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箇  
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峯老漢抑逼人作  
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  
曰貧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撓僧問鴈過長空

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影沉寒水鷹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  
端的也無師曰蘆花两岸雪江水一天秋曰  
便恁麼去時<sup>如何</sup>鷹過長空灘僧擬議師曰  
靈利衲子

羽三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吞盡三世底爲甚  
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眼不  
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鐸備叶露  
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虔乞師指示師  
曰滴水不入石

天童覺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嗣宗禪師徽州陳氏子幼業經圓  
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慈以虛  
尾拂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  
普照善權翠岩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唯  
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  
建康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步入道場影涵宗  
鑑繁榮星羅霞夜英英花吐春時木人密運  
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大彰且  
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

終不虛也大似堅良爲賤既不恁麼畢竟如  
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福州龜山義杓禪師上堂火然斯要不務遠  
說釋迦老子<sup>羽三</sup>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住斯事

人

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麼無被人木棍子換了也人人有箇觸體唯有善權無觸體爲甚麼無借人作屎均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觸體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潤底泥牛金貼

鼎三

九

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勒上生芝草不是雲藹香爐峯上堂翠岩不是不說祗爲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爲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鉗祇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沒却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穿著你眼睛

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閑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圓團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偏界

唉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  
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終于本山塔全身寺  
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柏氏子壯於西京  
聖果寺祝髮習華嚴弃謁南陽謹次參大洪  
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居  
善權次遷金粟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  
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  
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  
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杭州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幼依  
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

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  
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  
不契初夜定四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  
師見之頃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  
頽如玉却嘆回時颺似霜誥之師曰其入離  
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

興丁巳開法補陀徒萬壽及吉祥雪寶淳熙  
丙三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  
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虛映芥  
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

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  
宜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  
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  
去衲被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  
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苦者苦不須計較  
更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

曰白雲龍嶽頂終不露崔嵬曰如何是正中  
來師曰莫謂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來  
曰如何是薰中至師曰應無跡用無痕曰如  
何是薰中到師曰石人朽子破大地没人缝  
上堂皮膚脫落絕方隅明了身心一物無妙  
入道裏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  
乃三  
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  
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  
前眼所以道新豐路芳峻仍攀新豐洞芳湛  
要裏許傍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  
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  
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僧問如何是正中偏  
師曰昨夜三更星滿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  
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称尊翡翠簾

前還合併正與慶時針線貫通真宗不陞合  
作麼生施說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  
市鄆上堂舉傳大士法身頃云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雲門  
大師道諸人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各騎一  
頭水牯牛來然雖如是千頭萬頭祇要識取

這一頭師曰雲門尋常乾燥燥地錐劄不入  
到這裏也解拖泥帶水諸人祇今要見這一  
頭麼天色稍寒各自歸堂上堂舉風旛話師  
曰風旛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旛動處  
失却箇眼即是風旛其或未然不是風旛不  
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岩房雨過昏烟淨卧

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  
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窓全身於明覺塔  
右

明州瑞岩石窓法恭禪師郡之奉化林氏子  
於棲真院下疑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  
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櫓  
櫬葉聲忽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凡當  
世弘法者悉往咨決出住能仁光孝瑞岩上  
堂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  
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暗提玉  
線芒曉貫金針尤深固寶幽遠無人孰辯別  
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

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見得  
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誇  
富無地容雖未是貧踏著秤鋌硬似鐵八兩  
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  
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攬動支那百萬兵  
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乞盤星

第三

十二

襄州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劍門人也上堂柳  
色含烟春光迥秀一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  
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  
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清似鏡賓中有主  
挂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腳  
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

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  
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明州光孝了堂恩徹禪師上堂羊頭車子推  
明月沒底船兒載晚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  
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  
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

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  
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繆不留湛湛之波碧水  
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霧天淨洗於冰輪宛  
轉旁參叶通蕉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  
機輪正令繞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工密運俄  
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祭熾然常說

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追 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群陰消剥盡來日是書雲

隨州大洪法爲禪師天台鮑氏子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

終挂唇齒須是功勲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郵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烟塢卧寒沙

真州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共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

顆不見差殊追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勲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沒交涉

大洪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一切聲是佛聲

前雨滴響泠泠一切色是佛色覩面相呈謳

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

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峯慧深首座示衆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大洪聞之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

拍而化

天封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峯頭駕鉄船三更  
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  
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聰禪師法嗣

數

蘓州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口曰意旨如何

師曰猶愁接擲頭

溫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有句無句明來暗去  
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  
外人參蜀中綿附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

何處蘇嚦蘇嚦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  
茫一任躡跳

無爲軍吉祥元寶禪師高郵人自到天衣蜜  
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揅之  
中夜宿田里觀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趁方丈  
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  
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  
有箇見處柰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  
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上座師於是  
密契與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  
處紫雲屯夜明珠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  
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兜  
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鈸聲忽猛  
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宵路寒潭月皎有誰  
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歲司住後凡  
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緣

承天澄月禪師法嗣

婺州承天仲頽禪師僧問梵王請佛蓋爲羣  
生今日使君請師當爲何事師曰大眾知有  
恩僧云恁麼則人天交接去也師曰不妨具  
眼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三